



先秦—清末民初

中國野史集成·續編編委會  
四川大學圖書館編

# 中國野史集成

續編

譚城題簽



巴蜀書社

中國野史集成·續編編委會  
四川大學圖書館編

• 天賦——蕭何賦初 •

中國野史集成續編 ④

巴蜀書社·中國·成都

目 錄 (第四冊)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一一八

一

#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 卷二

## 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三

三朝北盟會編

紀事本末類

臣等謹案三朝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宋徐

夢莘撰夢莘字商老臨江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為南安軍教授改知湘陰縣官至知賓州以議鹽法不合罷歸事蹟具宋史儒林傳

夢莘嗜學博聞生平多所著述史稱其恬於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  
提要

榮進每念生靖康之亂思究見顛末乃網羅舊聞會粹同異為三朝北盟會編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迄紹興三十一年上下四十五年凡勅制誥詔國書書疏奏議記序碑志登載靡遺帝聞而嘉之擢直秘省云云今其書抄本尚存凡分上中下三帙上為政宣二十五卷中為靖康七十五卷下為炎興一百五十卷其起訖年月與史所言合所引書一百

二種雜攷私書八十四種金國諸錄十種共

一百九十六種而文集之類尚不數馬史所

言者殊未盡也凡宋金通和用兵之事悉為

詮次本末年經月緯按日臚載其徵引皆全

錄原文無所去取亦無所論斷蓋是非並見

同異互存以備史家之採擇故以會編為名

然自汴都喪敗及南渡立國之始其治亂得

失循文攷證此事推求已皆可具見其所以

補今此本無之殆當時二本各行故久而亡

佚歟乾隆四十六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以費臣增

前載不盡者五家續編次于中下二帙以補  
其闕靖康炎興各為二十五卷名曰北盟集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

宋 徐夢莘 撰

政宣上帙

起政和七年七月四日庚寅盡政和八年四月二

十七日己卯

政和七年秋七月四日庚寅登州守臣王師中奏有遼人薊州漢兒高藥師僧即榮等以舟浮海至文登岸詔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

師中募人同往探問以聞先是政和元年朝廷差童貫副鄭允中奉使遼人有馬植者潛見童貫于路植燕京霍陰人涉獵書傳有口才能文辭長於智數見契丹為女真侵伐邊害益深盜賊蜂起知契丹必亡陰謀歸漢說貫以邊事是時童貫奉密旨使覘其國於是約其來歸植數上書奏上喜賜姓李名良嗣蔡京童貫力主之以圖取燕時薛嗣昌和詭侯益揣知朝廷有意幽薊並迎合附會倡為北事和詭知雄州以厚賂結納朔方

豪傑士多歸之以收燕山圖來上又中山守張果高陽關安撫吳玠亦獻議燕雲可取河東經畧薛嗣昌得河朔謀人之辭往往潤色以希禁密意每陞對論及北事輒請興師嗣昌又委代州安撫王機探伺遼人之隙陳攻取之策時武應等州屢來投附機悉接納又有王師中全家來忻代上詔令師中知登州以伺其事然未有以發會是年登州奏有遼人船二隻為風漂達我駝基島乃高藥師曹孝才及僧即榮率其親屬老幼二百人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

因避亂欲之高麗為風漂至州具言遼人以渤海變亂因為女真侵伐女真軍馬與遼人爭戰累年爭奪地土已過遼河之西今海岸以北自薊復至興瀋同咸州悉屬女真矣登州守王師中具以奏聞上命中使押詣蔡京第令童貫會議京貫因同具奏國初時女真常奉貢而太宗皇帝屢市馬女真其後始絕今不若降詔遵故事以市馬為名令人訪其事體虛實如何上可之詔登州守臣王師中募人同高藥師等賈市馬詔泛海以往

探問其後通好女真議兵相應夾攻滅遼國家禍變自是而始。蔡絛北征紀實曰：政和元年童貫副鄭允中奉使北庭，其遼主天祚欲與童貫一相見，因使貫覘其國北討之意已形於此而中外未知也。然其時天祚方肆縱欲，見貫者但希中國玉帛奇玩而已。而中國寢侈亦自是而始。故貫所齎奇物至運二浙鬆蘆之具、火閣書櫃牀椅之屬悉往以遺之，相誇尚而已。貫回其所得珍玩亦甚厚。允中以尚書為奉使而貫以節度使為之。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

三

歲次己未春三月辛未朔二日壬申大遼李良嗣密遣人來雄州投蠟彈云：天慶五年三月四日遼國光祿卿李良嗣謹對天日齋沐裁書拜上安撫大學足下。良嗣族本漢人，素居燕京，霍陰自遠祖以來悉登仕路，雖食祿北朝不絕如綫。然未嘗少忘堯風，欲投中國而莫遂其志。比者國君嗣位以來，排斥忠良，引用羣小，女真侵凌官兵，奔北盜賊，蜂起攻陷州縣。邊報日聞，民罹塗炭。宗社傾危，指日可待。邇又天祚下詔親征女真軍民聞之，無不惶駭。搖其軍情，無有鬪志。良嗣雖愚憚無知，度其事勢，遼國必亡。良嗣日夜籌思偷生無地，因省易繫有云見機而作，不俟終日。語不云乎？「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良嗣久服先王之教，敢佩斯言。欲舉家貪生南歸，聖域得上先人丘墓，以酬素志。伏望察良嗣忱誠，不妄憫恤。轍魚代奏朝廷速俾向化，儻蒙密旨允其愚懇，預兆會期，伏俯前去不勝萬幸。和訛其事，聞奏上令太師蔡京太尉童貫共議可否。十日庚申，京與貫奏云：自古

招徠國之盛德又况遼國用兵軍民不附良嗣歸明故當收留乞救和詫密諭其來使宜暫令良嗣回期以四月一日夜入境夏四月庚子朔良嗣等夜分越界河初九日戊申良嗣入雄州庭謁詫詫使人披上廳各具禮贍是日詫奏朝廷有旨令良嗣赴闕十八日丁巳良嗣見于延慶殿上親臨軒慰勞禮異上問所來之因即奏上臣國主天祚皇帝耽酒嗜音禽色俱荒斥逐忠良任用羣小遠近生靈悉被苛政比年以來有女真阿固達者知天祚失德用兵累年攻陷州縣加之潰卒尋為內患萬民罹苦遼國必亡願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順伐逆王師一出必壘漿來迎願陛下速行薄伐脫或後時恐為女真得志蓋先動則制人後動則制于人上嘉納之遂賜姓趙授朝請大夫祕閣待詔又曰朝廷既有意于燕雲而蔡京為國興利以備兵興夫用仍行香茶鹽磬等法令州縣立逋年租額以最殷考其賞罰守令奉行罔敢少怠又有和

九日戊申良嗣入雄州庭謁詫詫使人披上廳各具禮贍是日詫奏朝廷有旨令良嗣赴闕十八日丁巳良嗣見于延慶殿上親臨軒慰勞禮異上問所來之因即奏

二十二日辛丑高藥師等下船往女真至彼境北岸相望女真巡海人兵多船不敢近幾為邏者所害遂復回

政和八年正月三日丙戌高藥師回至青州高藥師至青州還奏謂雖已到彼蘇州界望見岸上女真兵甲多不敢近而回守臣崔直躬奏其事於是上為赫怒專下宣撫司委童貫措置應元募借官過海人并將校一行并編配遠惡委王師中選有智勇能吏再與藥師過海體問事宜通耗女真軍前講買馬舊好降御筆通好女真事監司帥臣並不許干預如違並以違御筆論

四月二十七日己卯遣武義大夫馬政率海軍卒呼延

雜均糴對糴衡雜以備軍食累年于茲民力遂耗所甚者商人賣法重獲厚利朝廷糴本元降州縣輸納者實未嘗得悉為官吏所有天下多故京啟之也

八月三日戊午登州守王師中既被詔乃選擇將吏得

七人各借進武校尉差平海軍指揮兵船同高藥師等

行

慶同高藥師等過海至女真軍前議事 童貫與王師  
中選馬政可委呼延慶善外國語又辨博同將校七人  
兵級八十人同高藥師去女真軍前 太宰鄭居中奏  
乞守盟誓罷遣女真人使 時太宰鄭居中奏乞罷使  
女真之人又於朝堂責蔡京曰朝廷欲使人女真軍前  
議事夾攻大遼出自李良嗣欲快己意公為首台國之  
元老不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算且在昔章聖  
皇帝與大遼昭聖立誓至今幾二百年兵不識刀農不  
加役雖漢唐和戎未有我宋之策也公何以遂興此舉  
且兵者不祥之器勢不獲已即可暫用昔景德中遼人  
舉國來侵真宗用宰相寇準之策親征後遣使議和自  
此守約不復入邊者三十九年及慶歷中契丹聚兵境  
上以求關南地為名仁宗用富弼報聘增幣觀真宗仁  
宗意不欲動兵恐害生靈堅守誓約至今一百七十年  
四方無虞今若導主上弃約復燕恐天怒人怨切在熟  
慮無貽後悔事繫宗廟豈可輕議又況用兵之道勝負不

常苟或得勝則府庫乏於犒賞編戶困于供役蠹國害  
民莫過此也脫或不勝則患害不測京曰上厭幣五十  
萬疋兩故有此意居中曰歲幣五十萬疋兩比之漢世  
和單于歲尚給一億九十九萬西城七千四百八十八萬則  
視今與之幣未為失策又漢永初中諸羌反十四年當時  
用兵用財二百四十億永和後復經七年用八十萬億  
且前古之主豈忍以中國之富填于盧山之壑委于狼  
望之北哉蓋聖人重惜生民之本也載在史策非妄言  
也京曰上意已決豈可沮乎居中曰使百萬生民肝腦  
塗地公實使之未知公異日如何也遂作色而起知知  
樞密院事鄧洵武上書乞守信罷兵保境息民 鄧洵  
武家傳曰時上意感動欲興師蔡京謀起燕兵洵武屢  
折之而蔡京密啟於上不令洵武預議洵武乃約童貫  
到樞密院具以利害曉之貫反說洵武曰樞密在上前  
且承當取商量也商量得十來年裏不要相拘官家上  
方有意相公如此說話恐為他人所奪語已而笑洵武

知京貫之意遂為問目力陳宗社大計請以上意令京  
條對又上奏曰雍熙中嘗有此舉是時曹彬出河北潘  
美出河東趙普在南陽聞之上疏切諫彬美卒無功而  
還因出趙王疏本與曹潘傳進讀曰陛下審視今日謀  
議之臣孰如趙普將帥之良孰如彬美甲兵精練孰如  
國初以太宗之神武趙普之謀畧彬美之為將百戰百  
勝征伐四克而獨于燕雲乃爾况在今日何可輕議且  
百年盟誓一朝棄之何以令吾民告敵國乎誠恐兵革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 九

一動中國昆蟲草木皆不得而休息矣上大悟翌日語  
京曰北事難做則休祖宗盟誓違之不祥京色變其議  
遂寢契丹既衰宰相王黼復為兼弱攻昧之言以動上  
心洵武復從容為上言曰自西方用兵禁旅減耗近差  
郊祀立仗人不能足數使天下常如今日治安固無可  
言設有風塵之警可為寒心上為之動容因勸上宜保  
境息民謹備自治無啟邊釁王黼言當兼弱攻昧臣獨  
謂不若推亡固存也方今非獨兵勢如此而又財用匱

乏民力彫弊人皆知之無敢言者臣令取諸路廩訪使  
者所奏去年兵食實數作榜通冊願陛下置之御坐時  
賜御覽則天下虛實可知且與強女真為隣孰若與弱  
契丹乎議復止 樞密之孫鄧椿跋曰右先樞密諫發  
燕雲事勾龍中丞如淵雖書之恐未信于後世又嘗求  
汪公應辰跋其尾汪公曰此段已編入徵考刪定實錄  
中矣馮少卿方手錄于家後求其真蹟藏于九襲以示  
子孫先樞密掌兵西府不幸宰相闕深引太宗趙普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 十

曹彬潘美龜鑑有死不從公歿黼始遂前議云某即公  
黼即王黼前議即兼弱攻昧之說談經之誤以致敗國  
事塗炭生靈迨今蹂躪河洛者幾五十許年則兼弱攻  
昧之說勝也悲夫 朱勝非秀水閒居錄曰政和末知  
雄州和訖奏契丹益發燕雲之兵燕雲亦叛有董龐兒  
者率衆為劇寇契丹不能制蔡京時領三省事僥倖一  
切之功遂招龐兒許以燕地王之龐兒上表自號扶宋  
破敵大將軍董才後歸朝賜姓名趙詡者是也乞遣兵

為援期取中國故地京大喜乃更成朔方陝右之兵命江外州軍製袍帶欲以冠帶新民鄧洵武子常知樞密院為京言南北通好久矣今信一叛人之言而欲敗百年之盟不可京不聽是時童貫以太師樞密院總邊事洵武又為貫言西北敵勢強弱不同度我之力能制彼乎恐兵連禍結卒無已時貫亦不聽洵武乃疏伐燕利害二十七條名曰北伐問目皆有注其一云出師之名注云恃此盟誓百年不見兵革絕之必有名以令吾民欽定四庫全書

名詔 趙普諫伐燕疏并劄子附于此疏曰武勝軍節度使臣趙普右臣自二月中伏覩忽降使臣差般糧草及詳勅命知取幽州既奉指揮尋行科配非時舉動莫測因由邇後雖聽捷音未聞成事稍稽剋復俄及炎蒸飛芻輓粟以猶繁擾甲持戈而未已民疲師老將恐有之臣自此月以來轉增疑慮潛思陛下萬機在念百姓為心聖畧神功舉無遺算至于平收浙右力取河東乘後代之英奇雪前朝之憤氣四海咸歸于掌握十年時欽定四庫全書

致于雍熙唯彼契丹豈為敵對遷徙無常自古難得制之前代聖帝明王無不置于度外任其隨逐水草皆以法羈縻之此際官家何須掛意必是有人扶同諂佞誑惑聰明因舉不急之兵稍涉無名之議非論曲直且覺淹延將成六月之征頗有千金之費以茲忖度深抱憂虞切念臣雖寡智謀粗親墳典千古興亡之理得自簡編百王善惡之徵聞于經史其間禍淫福善莫不如影隨形煥若丹青明如日月嘗為大訓歷代寶之臣讀史

記見漢武時主父偃徐嚴安輩所上長書及唐元宗時宰相姚元崇直奏十事可以坐銷患害立致昇平惟慮至尊未能留意醫時救弊無出于斯又聞前事為後事之師古人是今人之則據其年代雖即不同量彼是非必然無異輒思抄錄專具進呈伏望聖慈特垂披覽謹列逐件如後云伏念臣謬以庸材叨居顯位幸逢千年之運深承二聖之知從白屋而上丹霄非由智畧出卑條而登極位只是遭逢恩私何啻于轍魚報效不

則慮易兵久則變生臣之愚誠深懼于此秦始皇之拒諫終累子孫漢武帝之回心轉延宗社如忽遲晚恐失機宜而况旬朔之間便為七月竊慮內地先困邊庭荒涼北地則弓硬馬肥轉難擒制中國則民疲師老應誤指呼臣今獨興沮衆之言深負彌天之過輒陳狂瞽抑有其由竊以暮景殘光能餘幾日酬恩報義正在今時恐勞宵旰之憂寧避僭踰之罪慮希聖聽早議抽軍聊為一縱之謀別有萬全之策伏望皇帝陛下安和寢膳惠養疲羸長令外戶不扃永使邊烽罷警自然殊方慕化率土歸仁暨四國以來王料契丹而安往又何必勞民動衆賣犧買刀有道之事易行無為之功最大如斯弔伐是謂萬全臣又竊料陛下非久興兵恐因偏聽其奈人多獻佞事久防微大凡小輩各務身謀誰思國計或承宣問皆不直言盡解敗君弗憂敗事得之則奸邪獲利失之則社稷懷憂昨者直取幽州未審孰為謀者必無成算俱是誑言其于虛實之間此際總應彰露

臣既不知頭主無以指射姓名伏望官家尋其尤者特正好人之罪免傷聖主之明所貴詐偽悛心忠臣盡力共畏三千之法同堅八百之基臣於此時欲吐肺肝先寒毛髮驚疑猶豫數日沉思又念往哲臨終尚能屍諫微臣未死惡忍面諛明知逆耳之言不是全身之計但緣恩同卵翼命直鴻毛將酌國士之知豈比衆人之報投荒弃市甘當此日之誅竊祿偷安不造來生之業惟祈聖明特賜察量更有細微別具劄子冒犯冕旒臣無欽定四庫全書

三編北圖會編

十五

任傾心憑懇憂國忘家涕泗旁惶激切屏營之至劄子曰臣濫守藩方聊知稼穡見當州管界承前多是荒涼戶小民貧程遙路僻量其境土五縣中四縣居山驗彼人家三分內二分是客昨來差配甚覺艱辛伏緣在此直至莫州往來四千餘里或是無丁有稅須至雇人般糧每斗雇召之貲賤者不下五百元配二萬石數約破十萬貫錢且如本戶自行費用無多所校乃是二萬家之貧戶出此十萬貫之見錢所以典業賣牛十聞六七

其間兼有鬻男女者亦有弃性命者仍加善謗偶副嚴期自從起發去來已及八十餘日近知內有人戶裏私刦鄉村皆云裝起軍糧未有送納去處原無口食在取盤纏雖不辨其虛真又難行于審覆訪聞街坊竊議前後說得多般稱被契丹圍却軍都兼被刦糧草及令尋看皆却隱藏蓋緣臣無以知軍前事宜祇聽得外面消息况九重密事不應泄于朝廷奈百姓流言已相傳于道路詳其住滯必有艱難伏乞聖慈早令停罷更或遲欽定四庫全書

三編北圖會編

十六

久轉費糧儲潛思今日人情不可再行差配如或再有徭役決定廣有逃移假令收下幽州邊境轉度干戈未忽忽然生事未見理長必因有僭濫之徒奸邪之黨但說契丹時逢幼主地有灾星以此為詞曲中聖者不審戒情上下幽州俱此生涯土宿照臨闕外可以征討若彼能同衆意縱惡主亦難輕不順羣情無災星而亦敗誠宜守道事貴無私如樂禍以求功竊得之而不武此蓋兩省少昌言之士靈臺無有藝之人而況補缺拾

遺令專思于規諫天文歷算須預定于吉凶成茲誤失

之尤各負疎遺之罪若無愆責何戒後來邵伯溫曰

崇寧中居洛因過仁王僧舍得葉子冊故書一篇乃趙

中令諫太宗皇帝伐燕疏并劄子其疏與國史所載大

畧相似有不同者劄子則惟見于此太宗晚喜佛中令

因其喜以諫云伯溫竊聞太祖一日以幽燕圖示中

令問所以取幽燕之策中令曰縱可取孰可守太祖不

語久之曰卿可謂遠慮矣太祖自此絕口不言伐燕至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三朝北盟會編

十七

太宗因平河東乘勝欲擄燕薊時中令鎮鄧州故有是  
奏太宗下詔褒其言嗚呼中令從祖宗定太平尚以取  
幽燕為難近時小人竊大臣之位者乃建議結金人滅  
大遼取幽薊卒致天下之亂悲夫

五月二十七日戊申廣安軍草澤安堯臣上書乞寢燕  
雲等事書曰政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草澤臣安堯臣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三朝北盟會編

二

起政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戊申盡十二月二日  
已卯  
政宣上帙

宋徐夢莘撰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

納諫諫行言聽則膏澤下于民天下同臻于安樂之城

社稷之利也臣聞陛下臨御之初從諫如流嘗下求言之詔曰言之不當朕不加罪于是寃謗之士冒昧自竭咸効愚忠而僉人欲杜塞言路竊弄威柄乃熒惑陛下加以抵証之罪遂使陛下負拒諫之謗於天下久矣比年以來言事之臣朝奏夕貶天下之人結舌杜口以言為諱乃者宦寺專命交結權臣共唱北伐之議不思所以蠹國而害民上自宰執下至臺諫曾無一人肯為陛下言者咸以前車為戒陛下復何賴焉臣謂燕雲之役興欽定四庫全書

則邊隙遂開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此臣所以日夜為陛下寒心者也臣螻蟻之微自頂至踵不足以膏陛下之斧鉞倘使上冒天威必罰無赦臣雖死無悔何憚而不言哉願畢其說以獻焉臣聞中國內也四方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亦有外懼蓋自古外國之于中國有道未必服無道未必不來聖人以一身寄乎巍巍之上安而為泰山危而為累耶安危之機不在于敵之服叛去來也則天下國家必固本以釋末未嘗竭內以事外雖羈靡制禦之不失徒使為中國之藩籬耳曷嘗與之謀大事圖大功俾憂生乎內也昔王都說契丹入塞以率晉兵定人皆以為後患可不鑒哉古者敵國憂在外今者敵國憂在內外憂之患吾能固本以釋末將賢而敵惰即剪滅其患不及中原泰山之安有足恃者內憂之懼由吾竭內以事外邦本凋殘海內虛耗累卵之危指日可待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耻之內憂而不為之懼臣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欽定四庫全書

為桂林象郡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其意非以衛邊地并救民死乃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漢孝武資累世之積蓄財力有餘士馬強盛務恢封畧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結烏孫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于用度不足算及舟車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始弃輪臺之下哀痛之詔豈非聖人之所以悔哉宋文帝元嘉中比西漢文景分命諸將經畧河南致拓跋爪步之師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

四

因而國蹙陳宣帝繼業之後拓土開疆志大不已遂有呂梁之敗江左日蹙力殲財竭旋為隋氏所滅隋煬帝負其富強之資思逞無厭之欲頻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里賦斂百端四海騷然土崩魚爛喪滅國家唐太宗定海內時稱英主然而東有遼海之軍西有昆丘之役師旅數動百姓疲勞雖未致于禍敗然不免有中材庸主之議明皇開元之際宇內謐如邊將邀寵競圖戰伐西陲青海之戍遼東天門之師竚西怛邏之戰雲南

渡瀘之役沒于異域數十萬人幽寇乘之天下離潰是皆窮兵貪地好功勤遠罔守持盈之道不顧勞民之弊孰若周宣中興猶猶為害退之太原及境而止蓋不欲弊中國怒遠人也故享國日久時人詠其美孝文專務以德化民凡有不便輒弛以利民與匈奴結和親後乃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勞百姓是以國富刑清漢祚日永天下歸仁孝元亦納賈捐之議棄珠崖之陋後世以為美談東漢建武中人康俗阜臧官馬武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

五

請殄匈奴報曰捨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可謂深達治源者乎歷觀前代雖征討外國時有異同勢有可否謀有得失事有成敗然毒蠶四表瘡痍兆姓未嘗不由好大喜功竭內事外者也昔人謂國雖太好戰必亡故聖人務德不務廣土王者不治外裔春秋亦內諸侯而外秦楚非謂中國之力不能制之以其言語不通贊幣不同疆土遼

遠法俗各異居于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山谷險阻之地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誠不欲竭內以事外故也樊噲嘗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謂其可斬馮奉世矯詔斬莎車王宣帝議加爵賞蕭望之謂矯制違命雖有功不可違法恐後奉使者為國家生事陳湯誅郅支匡衡劾其矯制而頤命郝靈筌斬默啜姚崇慮彼邀功者生心三朝不加賞抑有由矣是故古者天子控制遠方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羈縻不絕使曲在彼乃聖王制禦外國之常道也在昔東邊避李牧北邊憚郅都南蠻服孔明西戎畏郝泚此四人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君臣同體固守邊疆故能威震四裔邊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讐弓而報怨或有僥倖一時為國生事興造邊隙邦憲具在夫何足云我宋太祖皇帝撥亂反正躬擐甲冑總熊羆之衆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取天下者然不能下坐燕兩州之効

敵豈勇力智慧不足哉蓋兩州之地鄰國所必爭者不忍使吾赤子重困鋒鏑乃置而不問章聖皇帝澶淵之役以契丹大舉來侵不得已而與戰既戰而勝乃聽其求和遂與之盟遂巡引兵而退蓋亦欲國家固而不忍困民力也明矣伏願陛下思祖宗積累之艱監歷代君臣之失杜塞邊隙務守景德舊好選忠義智勇之人如郅都者使守邊塞而軍高壘母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無使強敵乘間伺隙窺我邊疆上以安宗廟下以保生靈豈不遠哉臣前所謂燕雲之役興則邊隙遂開者此也臣觀自古國家之敗未嘗不由宦者專政當時君子主心非不知其然而因循信任不能斷而馭之故終至委靡頹弊傾覆神器不可枝梧而後已大抵此曹手執帝爵口銜天憲則臣下之死生禍福在焉出入臥內靡間朝夕巧于將迎則君心為之必移况隆以高爵分以厚祿加之以信任以資其威福之權哉我宋開基太祖皇帝鑒前世之弊務行割革內品供奉不過二十人